

# 獻給我曾經的時光一 閒晃者（flaneur）鄧南光

周郁齡

台南藝術學院史評所研究生

[stopdna@hotmail.com](mailto:stopdna@hotmail.com)

大街在我們的周圍震耳欲聾地喧嚷。  
一位瘦長、苗條、哀慟、高貴的婦人走過，  
用她泰然自若的手莊嚴地撩起她那飾著花邊的裙裳；  
溫文而高尚，以一種雕像的姿態。  
從她那孕育著風暴的灰色天空。  
一般人的眼中，我像瘋狂者渾身顫動，  
暢飲銷魂的溫柔和那迷人的歡樂。  
電光一閃…隨後是黑夜！你迅速的一瞥突然令我如獲重生；  
消逝的麗人，難道除了在來世，就不能再見到妳？  
去了！遠了！太遲了！也許永遠不可能！  
因為今後的我們彼此都行蹤不明，  
儘管你已經知道我曾經對你鍾情。

波特萊爾〈給一位交臂而過的婦女〉（註 1）

班雅明口中的閒晃者，是波西米亞人(boheme)、詩人、人群中人，在 19 世紀末現代化都市中出現的新人種：「街道是他們的居所，他靠在房屋外的牆壁上，就像一般的市民在家中的四壁裡一樣安然自得。對他來說，閃閃發光的琺瑯商業招牌至少是牆壁上的點綴裝飾，不亞於一個資產階級者的客廳裡的一幅油畫，牆壁就是他按著筆記本的書桌；書報亭是他的圖書館；咖啡館的階梯是他工作之餘俯視家人的陽台。」（註 2）鄧南光像是班雅明口中的閒晃者，處於城市，投以凝視，使的熟悉的城市換化為幻景(相片)，帶著鏡框投身於即將現代化的太平町，迎面來溫文摩登少女，她微笑的一瞥永遠不會太遲，鄧南光此時緩緩按下快門，縱使妳行蹤從此不明，曾經的身影會收在這小小的盒子裡。

## 東瀛印象

鄧南光，本名鄧騰輝，1907 年 12 月 5 日出生於新竹縣北埔鄉，在北埔算是地方望族（註 3），鄧南光在家裡排行老三，大哥早逝，二哥與小弟都喜歡美術，鄧南光在 18 歲 1924 年送往日本深造，在日本先就讀高中，此時他購買了生平第一部相機 Kodak-Autographic Camera 這部相機陪伴鄧南光不少時光，藉著它穿梭人群留下光影。往後鄧南光於 1929 年考進日本法政

大學經濟系就讀，此時參加課餘的攝影社也是開啟往後攝影生涯的門窗。30 年代咖啡館，穿著入時的年輕男女，在香煙裊裊中談笑，或是挾帶書報的知識份子，促著眉手拈一根菸逕自沉入一種狀態，鄧南光的目光受這絢爛世景所吸引，燃燒些許閃光粉，細心的將影像沖洗出來，送往攝影雜誌社，令人意外的竟然頗受好評並登載於雜誌，對鄧南光而言，這是第一次激發的鼓勵此後他的目光便遊走於人群。

日治時期台灣本土攝影家泰半受日本影響，如鄧南光、彭瑞麟、林壽鎰等人（註 4），當時鄧南光在日本恰巧是所謂「新興寫真」風格盛行之時，約莫 1920 年代開始十年，因為 PHOTO TIME 攝影雜誌在主編木村惠一的主導下，系列引進歐洲攝影潮流，「新興寫真」也在木村惠一的提倡下開展，強調構圖美學，在技術上引用中途曝光、實體印樣、蒙太奇與小型相機的快拍

（snap shot），異於唯美的沙龍攝影（在日本統稱「藝術攝影」），此外受德國新即物主義影響，1932 年在野島康三、木村伊兵衛、中山岩太等人的領導下，主張排除主觀情緒、忠實於精密的攝影再現性，1932 年日本「光畫」雜誌在伊奈信男的一篇「回歸攝影」專論，倡導攝影社會性、強調攝影者的社會意識，此時日本著名報導攝影家如土門拳、木村伊兵衛、名取洋之助也都在此時發跡。（註 5）



圖二、東京留學期間的鄧南光



圖一、東京街頭 1930 年代  
鄧南光

鄧南光的攝影視角深受兩人影響，一是德國攝影家保羅·沃爾夫(Paul Wolff)，一是木村伊兵衛，後者更是日本報導寫真倡導者之一，木村伊兵衛步履遍及日本，他為人稱道的「農村秋田」（1952~59）更是目擊農村轉變至現代都市過程，雋永溫潤的色調滿載木村伊兵衛深富詩意的觀點，也深深影響鄧南光的視野。由於兩人鍾情於萊卡（LEICA）小相機帶來的品質與便利，更是堅固了鄧南光的「萊卡品味」，1925 年 LEICA I 型相機在東京大肆宣傳，就鄧南光回憶，當時很多人將萊卡連皮套背著在街上散步，在銀座不分晝夜的，代表一種身分品味（註 6）。鄧南光在當時便購買了一台 LEICA A 第一代相機（註 7），攜帶輕便與精細的質感，更讓鄧南光在日本留下不少饒富趣味的影相。

## 人群中人

1931 年鄧南光利用假期回家鄉與在新埔的潘慶妹結婚，在 1935 年學成後，鄧南光與妻兒返台，在父親資助下於台北京町(今博愛路)開設攝影材料行，當時幾乎都是日人在台開設攝影器材行，而鄧南光也因為家世淵源得以輕易得到營業執照，否則一般台人不易得到執照，鄧南光開設的「南光寫真機店」（註 8）擺設相當簡單雅致，一樓為店面擺設自己的作品與器材，二樓則為交流室，提供同好交誼與展覽的地方，當時人們直稱他為「南光先生」。



圖三、鄧南光首次投稿《相機》雜誌，入選作品  
「酒吧女」1932 年



圖四、鄧南光東瀛拍攝即景（1929 1935）

在台北生活的日子裡，鄧南光也常往家鄉北埔跑，拍攝不少客家民情風俗，而在老家的祖母、親戚、家人也在這時融入記憶的盒子裡，其中黃皇順（親家公）肖像，光影漸次滲出相紙，那衣折、那刻痕、那瞳孔映射出的一點光彷彿：「『靈光』棲息在他們身上，甚至深入到他們外衣的縐折與領結的凹痕內。『靈光』並不只是得自原始相機的產物。當時被拍對象與技術彼此配合無間，契合程度至為精確。」（註 9）班雅明的靈光棲息在鄧南光的影像裡，是攝影者與被攝者相互信任下，流露出的幽微之光，只有技術與默契合作無間下的產物。而北埔鄉事系列影像（1935~1941）拍攝題材包括中元祭的水燈牌、平安戲、正月迎神等等…張照堂認為在隨手的留影下，鄧南光留下的不只是民俗學重要參考範例，也是攝影學珍貴的範本。

## 戰時飄揚旗幟

1941 年日軍偷襲珍珠港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一個在戰爭即將爆發的紛囂中，鄧南光向來浪漫情韻的影像將產生怎樣的變化？當時日軍意識到四處遊走的攝影家可能是軍事安全的缺口，因此將攝影家集中登記管理，1943 年日本在台舉辦第一回「寫真家登錄制度」廣徵作品，並發給許可證。在當時攝影家將之視為資格獎勵之一，因此充滿讚揚民族之健康、勤奮、在日本帝國統治下充滿朝氣的形象政治宣傳影像成為《登陸寫真年鑑》主要內容，而 1944 年第二回登入中，鄧南光雀屏中選獲得許可證，並取得配給的底片與藥水使用。除了男兒們出征壯行會旗幟飄揚的正面影像外，在 1945 年左右鄧南光的影像拍攝的是轟炸、破壞、解體的影像，甚至榮町(衡陽路)與京町(博愛路)昔日熱鬧非凡穿著時髦女子信步之處，鄧南光開始以仰、廣角拍攝建築體，人物變的奚落，彷彿將成為空城，而 1945 年的一張自拍肖像凌亂儀容促眉不經心的模樣似乎在預告什麼。

1943 年二次大戰漸趨激烈，鄧南光關閉台北的寫真店，暫時回北埔故居在「竹東茶葉組合」任職，1946 年台灣光復，鄧南光返北於衡陽路開設「南光照相機材行」，店面一樓為營業部兼人像室，二樓同樣的作為「攝影文化館」作為影友交流聚會之地。光復初期國民政府接

管日本戰後軍事措施，當時空照軟片在標售後再切成 120 或 135 底片零售，相紙也是零賣或裁版再賣，沒有進口管道，物資缺乏，喜愛攝影者多到日人遣返的擺攤家當買中古貨，用改裝的「航空片」拍照。

## 攝影三劍客推動本土攝影活動

光復後鄧南光等人積極推動攝影聯誼團體，於 1946 年與李火增等人共組「萊卡俱樂部」。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，同年光復節暨第四屆省運會在台北舉行，鄧南光受政府委託臨時擔任記者，留下不少決定性瞬間的精確鏡頭。在同時隨政府撤退來台的原「中國攝影學會」會原來台復會。1945 年由林獻堂、游彌堅、吳克剛、楊雲萍等人創立的「台灣文化協進會」也於 1951 年設立攝影委員會，鄧南光、張才、李鳴鵬、薛天助、李火增等受聘為委員。早期鄧南光與李明鵬也是「中國攝影學會」的發起人兼理事，因為私人申請團體組織不易，藉此推動攝影活動，但對於攝影理念的不合，李明鵬、湯思泮、黃則修等人另外成立「台北攝影會」，而 1953 年鄧南光更從中促成向內政部登記，正式更名為「台北市攝影學會」與沙龍攝影的「中國攝影學會」形成本土與外省籍明顯的分隔，在風格上也不同於沙龍畫意傾向本土寫實關懷的現實取材。

「沙龍攝影」有郎靜山為首主導台灣早期攝影風格。在廣意的「紀實攝影」有鄧南光、張才、李鳴鵬三位擁有「攝影三劍客」美譽的先進積極推動寫實攝影風格。約莫 1946 年鄧南光在衡陽路開設「南光照相機材行」，張才在延平北路二段的「山水亭」開設「影心照相館」，李鳴鵬最年輕才 25 歲便於衡陽路開設「中美行」照相材料店。三位同是台北照相器材公會理事，同時定期舉辦台北攝影月賽鼓勵台灣攝影風氣，也為了光復後的攝影發展開啟另一面向。

1953 年鄧南光、李鈞綸、蔡子欽、王金生等人發起「自由影展」同人會，「自由影展」為鄧南光取名，為了跳脫畫意沙龍，確實體驗質樸的寫實風格。而加入「自由影展」資格者必須具有「中國攝影學會」會員資格，經過審查資格肯定後，自家必須具備暗房可以親手沖印照片，方能成為會員。縱使為走出與沙龍攝影有別的路，但會員資格還是必須以「中國攝影學會」為標地。也可見「中國攝影學會」在國民政府來台後獨霸攝影界域的狀況，而本土攝影者成立的學會相形下影響力有限，立社性質多以影友聯誼同樂性質為多。在鄧南光極力奔走下，許多地方業餘攝影社團也紛紛成立，如「自由影展」、「大同攝影同好會」、「台北 YMCA 青影社」、「台灣省攝影學會」等。

## 溫柔鄉的氣味

鄧南光的影像裡很大部分有著女性柔媚的身影，尤其是五、六〇年代拍攝的作品，當時攝影學會的夥伴經常在會務之後相約致酒家消遣娛樂，而當時攝影團體經常舉辦的「人像攝影」活動模特兒許多也是酒家女郎，「黑美人」、「五月花」、「東雲閣」等著名酒家都是這群影像獵人經常留連之地。以酒室為背景的拍攝接續戰前於太平町女性婀娜身影，不論是獻唱女郎、陪酒女郎風情、或是青樓姊妹情誼，在鄧南光的鏡框裡多的是一份雅致、溫婉，加上一份女子嬌媚情態，經歷五十多年的時光再回顧這些影像時，曾經懷疑這是不是某場電影的場

景，她是不是清純聖潔的白玫瑰，她盪漾的眼波好似紅玫瑰的熱情。這些都是屬於鄧南光的浪漫，他的情懷、品味、敏銳的眼光在在提醒我「閒晃者」的典型：「詩人享受著既保持個性又充當他認為最合適的另一個人的特權。他像借屍還魂般隨時進入另一個角色。對他個人來說，一切都是開放的。」（註 10）帶著相機走在街道上他是嗅覺敏銳的觀察者，在花街柳巷他又能溫柔的抓住空中飄散的脂粉味，在推動社務時他又是積極領導者，唯獨過於熱衷於獵影與社務上，他的「南光照相機材行」於 1960 年終於營運不善關閉。

結束生意後，他轉向「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」負責醫學攝影工作，在美援時期設立於台大醫學院的研究室，購買了以萊卡系統為主的精密光學儀器，藉此鄧南光藉以稍解「萊卡」之癮，在忙碌工作之餘還鄧南光還必須推動「台灣省攝影學會」會務，在 1971 年 6 月 16 日為忙會刊終於在半夜心肌梗塞去世，享年 65 歲。

## 交臂而過的時光

相機賦予過往時光的追憶，正是不受時間限制而留下的延遲，讓這種懷舊情懷無限的蔓延，對 2003 年的我們而言鄧南光的影像是一扇消費懷舊紛圍的窗櫺，對鄧南光來說，這些是他穿越人群甚至隱沒人群的憑證，需要凝視、手指反覆的按撥、甚至移情的對象，為的是不要錯過那一瞥，永遠不會太遠卻也抓不注的眼前。

### 注釋

- 一、此乃波特萊爾所著 *œuvres complètes* 首題為〈給一位交臂而過的婦女〉的十四行詩。轉載自 Walter Benjamin 著，〈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：論波特萊爾〉張旭東、魏文生譯，台北市，臉譜出版，2002 年，頁 111~112。
- 二、同註一，頁 102。
- 三、鄧南光祖父姜滿堂在日治時期曾擔任「新竹辦務署長北埔保甲局局長」姜式後代曾擔任北埔與新竹地方要職。鄧南光父親鄧瑞坤乃姜氏一個孩子，為承繼鄧氏香火而從母性。
- 四、影響途徑多為留日學習，如鄧南光、彭瑞麟、張才等，或是間接閱讀日本戰敗後遺留下的攝影書籍。
- 五、參考簡永彬，〈鄧南光與三 0 年代日本攝影潮流〉，雄獅美術，228 期（2000.02），頁 150~154。
- 六、參考張照堂，〈鄉愁·記憶·鄧南光〉，台北市，雄獅，2002 年，頁 24。
- 七、價值約莫在日本留學十月的費用，在台灣可以購買一棟房子，也幸虧鄧式財力雄厚。
- 八、取名為南光乃因台灣位於日本南方，想將日本所學於台灣發揚光大，因此取名為「南光寫真機店」。
- 九、Walter Benjamin，〈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〉，台北市，台灣攝影工作室，1998 年，頁 32。
- 十、同註一，頁 124。

### 參考書目

- 一、張照堂，〈鄉愁·記憶·鄧南光〉，台北市，雄獅，2002 年。
- 二、張照堂，〈影像的追尋（上）〉，台北市，光華畫報，中華民國 77 年。

## 延伸閱讀：

關於鄧南光文獻可參考春水文化工作室出版〈鄧南光影像故事〉；夏門工作室出版〈鄧南光——一個台灣留學生的東京遺作〉；〈私藏·鄧南光〉等書。

**圖片：**全部圖源皆來自張照堂，〈鄉愁·記憶·鄧南光〉，台北市，雄獅，2002年。

圖五、木村伊兵衛 秋田系列 1959



圖五

圖六、「南光寫真機店」門面櫥窗 1935



圖六

圖七、鄧南光位於台北中山北路的日式住宅全家合影



圖七

圖八、鄧南光親家公黃皇順肖像 1934 年



圖八

圖九、北埔 正月迎媽婆 1935 37 鄧南光



圖九

圖十、台北城中區 百姓在廢墟中撿拾磚瓦 1945 鄧南光



圖十

圖十一、台北戰時的榮町（衡陽路）與京町（博愛路）交口 1945 鄧南光



圖十一

圖十二、戰爭末期鄧南光 1945 年



圖十二

圖十三、自由影展成員鄧南光攝於陽明山 1950 年



圖十三

圖十四、台北太平町 1940 年代 鄧南光



圖十四



圖十五、1950 年代 於酒室拍攝 鄧南光



圖十五

圖十六、1950 年代 於酒室拍攝 鄧南光



圖十六

圖十七、鄧南光攝於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 1961



圖十七